

言灵 (kotodama), 在日语里的意思是, 语言或文字具有其不可思议的灵力。

如果真的存在着“说出来会实现”的话, 那么“告白”呢?

关于“喜欢”的言语, 是不是只要说出来就会实现了呢?

这一次要说的, 并不是为人所熟知的热门动漫, 不存在着足以流诵到成为经典的台词。在这里, 所谈及的都只是一些微小惊憾, 即便陷入冷门, 即便鲜少被人所提及, 但所谓感动这回事, 并不会因为观者的数量而变质。

那些说出来的话。

第一句

“理奈, 我喜欢你, 从前是如此, 以后也会一直喜欢下去。”

对白出处:《漂亮脸蛋》

作者: 叶恭弘

告白: 乱堂政

接受告白者: 栗见理奈

从一开始, 乱堂便已经不是什么俗成认定的王子样。像那种喜好用暴力解决问题, 缺少人缘到一旦“死去”, 便被全校师生庆幸与迅速遗忘的不良少年, 又怎会是理想中的王子样? 然而就算是“不良”, 始终也只是少年, 一样会有着少年的思慕, 一样是会把心上人的照片偷偷收藏在身边的。

虽然是明知道, 他所暗恋的栗见理奈是再温柔乖巧不过的普通好学生, 与自己, 并不会存在着任何线与点上的交错。

转折是从一场车祸开始, 在故事里幸存下来的乱堂, 脸孔早已经被烧烂至无可

辨认, 所以负责他的真锅医生擅自替他整了形, 用乱堂珍藏在怀里的理奈照片为原型。

一年后, 顶着和心上人一模一样脸孔的乱堂醒来, 父母早错认了他的尸体后伤心地搬家离开。他在无人记取的彷徨里遇上由奈, 后者把乱堂误认为是自己离家出走的双胞胎姐姐, 过于的惊喜与拥抱, 理奈那流着眼泪的表情让乱堂无法说出离开。





华是无法理解的，她只是仰起笑脸，一声一声地喊：小稔、小稔、小稔。

没有严肃，没有说教，所有的只是她的天真与笑脸。

站在一个对面的位置上，重新回到十七岁年龄的七华说。

“在稔二说不要再见到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也是我想听到的话。我也许是想回去的……回到可以和稔二一起嘻闹的时候。所以那孩子出现了，另一个我，童年的我……多亏了那孩子，稔二对我变得温柔起来。但是……稔二的那种温柔，不是我该得到的东西。”

十七岁与六岁的七华，即使只相差了九年，便已经是完全独立的精神体。而十七岁的七华有着格外明晰清省的内心，并且太过于明白稔二已经喜欢上放不下“七华”，然而那个有着同样躯体的“七华”，往纠结里说，其实并不是一样的。

所谓的失恋，原来对手只会是六岁的自己。

无论是故事里还是故事外，绝大多数

地面，七华跌落楼梯。于是十七岁的记忆替换成了六岁。十七岁的身体，记忆却回流到六岁的那一年。只一场意外便让十七岁的七华以为自己还活在六岁里。

只不过相差了九年，处世却相差那么多。自从觉醒的那一天开始，十七岁的七华便一直在体内看着那个只有六岁的自己——是可以那样的天真与活泼，不再执着于学习与自我，不懂得，不计较，用欢喜好奇来对待一切。十七岁的身体，六岁的思想，置身于公众之中，即使这变化会让人觉得造作与质疑，但最终还是会得到接受——没有人会真正地讨厌只有六岁的小孩。

即使是小稔，即使是最喜欢的稔二。

也许是因为怜悯或者是身为青梅竹马的微妙义务感，稔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智商只有六岁的七华，用尽了他所能给出的全部温柔。他为她所尽的努力掩饰，六岁的七



着暧昧的幽暗的激越,对于“恋爱”有着不愿承认的好奇与强加的厌恶。喜欢在背后对关系亲近的男女同学散播他们在交往的谣言,起哄与嘲笑,仅仅因为觉得那是一种重大的罪恶。

明里与贵树从小开始,就因为关系亲密而被认定是一对恋人,甚至被人在黑板上画上雨伞与他们的名字。(注:在日语里,为了不被雨淋湿,共伞的人一般都会靠得近一些,两个人共伞被称之为“合伞”或者“相合伞”,发音与“爱伞”“爱爱伞”相似,所以“爱爱伞”被普遍用于暗示恋情。)

应该是会觉得委屈的吧,她站在讲台上那般快要哭出来的表情。

如果不是有贵树走上去擦去字迹拉着她的手离开的话。

虽然被说成是一对恋人会觉得冤枉委屈,差点要嚎哭的那一种,但还是“喜欢”的。

明明约定好要上同一个学校的,却始终辗转始终无法在一起始终……思念。

摊开桌上的那一幅日本地图,贵树用刺目的红笔画出他与她所在城市之间的距离,也是他与她之间的距离。

明明约定好了的啊……

非常非常地憎恨,对象并非因为未能遵守约定的明里,而是那个因为失望而迁怒于明里的自己。明明她与自己一样的失望与害怕的啊。是。一式一样的害怕,分别之后她寄给他的第一封信,开头便是:“贵树君,你该不会忘了我吧?”

而后他决定要去看她,不管原因是

失望还是害怕,他只想见到她一面。

搭着从未乘坐过的火车,换了一趟又一趟,赶向有她所在的陌生地。可是中途却下起了大雪,列车屡次误点。他在列车内等待,她在站台上等待。各自沉默的表情。彼此还没有手机可以沟通的那时候。

如果明里已经回去的话就好了,贵树想。

可是她没有,从下午到凌晨,她一直都坐在站台上,裹着大衣忍耐,看见他走近站在她的面前,也不过笑了一笑。

不必要问迟到的原因,还需要什么原因,只要他此刻站在她的面前,便已经足够。只是不知道那些宛如樱花般的雪花,飘落的速度是不是同样为每秒五厘米呢?

在来时的路上,贵树遗失了写满告白的、准备要交给她的信;而在贵树回去的路上,明里的手里也捏着一页雪白,那同样是写满了告白、却始终无法交出去的信。

她凝视着有他所在的列车,渐行渐远。这是告白专题里,惟一个无法倾诉出来的例子。





不容许产生不和谐声音的宋缙香转身一吼：“给我闭嘴！”然后继续用可以淌出蜂蜜般的声音说道：“来吧，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”

“让我先考虑一下吧！”阮书良一侧身子，躲过了她的奋勇飞扑。

“嘿嘿，学弟你不用再犹豫了，这只不过是一秒钟的事情而已，你就乖乖地从我了吧~~”

“宋缙香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女人！只听见“嘭——”地一声，原本紧闭着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“想吻阮学长你还早了一百年！”

宋缙香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以郭珍珍为首的那些低年级阮书良后援团。她们都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显然是收到阮

书良被人拐走的情报而匆忙赶过来救驾的。宋缙香怒道：“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家伙在胡说什么？有你这样对学姐说话的吗？”

“我才没有像你这种妄想老牛吃嫩草的学姐呢！”

“臭小鬼给我闭上嘴巴！”

“#◎※§%□№！”

在吵得不可开交的当头，有人发出尖叫：“阮同学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！”



苟，“这样真的好吗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他居然打算要和我一起度过……”

“正因为是主人才好啊……”

“呃？这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种事还是请主人您自己去想吧。”阿苟带着微笑说道。

套用一句被泛滥引用的句子：他虽然是笑着，但其实他是想哭的啊……

明明比任何人都爱着主人的自己，为什么非得替主人与别的男人牵线不可？不过这样似乎也很不错嘛，这种辛酸而又甜蜜的感觉——最高！



足足迟了半个小时才赶到与阮书良约定好的樱花动物园，此刻倒映在娄瑛英眼内的，却是阮书良与乔未佑正在（疑似）卿卿我我的景象。

如同全然容不下外人，针插不入的亲密无间。

“……”娄瑛英早就怀疑了，一个是大众情人样的人物，另一个是在非洲某部落成长的归国子女，本来格格不入的二人却总是走在一起，果然还是内有奸情吧……

娄瑛英无声无息地退到了距离他们二十步之遥的樱花树下，按一按胸口，那里有着隐约的沉闷。

即使是套上面具后的娄瑛英也不会否认，她确实是非常非常地在意着阮

书良，然而又有谁会不在意自己的敌人呢？

拆散全校园的情侣是她一向的宗旨，这可不是为了特别针对阮书良的私心。娄瑛英是这样想着，也是这样盘算着要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跳绳超人的面具。

可是乔未佑的声音，却在近距离的范围里响起：“代理会长，你在打算拿什么东西出来吗？”

下意识地把手塞入自己的衣服里藏起，娄瑛英抬头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原本应该有二十步之遥的阮书良与乔未佑，已经变成近距离站在她的身边。而且阮书良还狠狠地瞪了乔未佑一眼，显然是在责怪她过早的开口破坏了人赃俱获的最佳时机。

连微笑都懒得伪装，阮书良直接对娄瑛英伸出手来：“代理会长，请把你怀里的东西交给我可以吧。”

按住怀里的面具，娄瑛英一步一步地后退着。就算用脚后跟的那块死皮来思考，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是一个陷阱的结论：同样的主角，同样简单的脚本，连换都不换。她娄瑛英严重鄙视幼稚到这种程度的圈套。（←被幼稚到这种程度的圈套所欺骗的对象，才是最值得鄙视的吧？）

看见娄瑛英脸上的表情，阮书良再重复了一次，并且慢悠悠地补充道：“如果代理会长不愿意屈尊的话，我也可以帮您拿出来。”

娄瑛英再后退了一步，这是太过明显的威胁，可惜失去面具的她，居然想不出任何可以应对的办法。

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……就算临时蹲下身子抓一把泥巴涂在脸上，也不过只有 20% 不到的战斗力。但对方可是有两个人，无论是逃跑或者硬碰硬，都不会有任何胜算。更何况这样一来，只会加深自己的嫌疑而已。

只要一想到，让（没有戴上面具的）自己迷茫挣扎而又在纠结里期待着的约会居然是一个陷阱，娄瑛英就忍不住要怨恨起自己的愚蠢。然而一旦思及之前所目睹的甜蜜情形，也不过是一场陷阱而已，却又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。

到底还是矛盾着的。

乔未佑见状，拉住阮书良的手劝道：“这样会不会太过份了？毕竟人家是女孩子，也许真有什么东西是确实不方便拿出来的……”

一枝羽箭挟带着呼啸风声咻地掠过，像是事先计算精确般穿过阮书良与乔未佑牵手的距离，穿过娄瑛英的腰侧，死死地钉在她身后那棵樱花树上。

粉红色的花瓣大把大把地撒落，夹杂着阮书良的怒吼：“是谁，有本事就给我站出来！”

倒真的有人站了出来，而且还是戴着龙塔罗斯电王面具的跳绳超人。只见他抽出缠绕在腰间的跳绳，打在地面上发出啪啪声响，狂笑道：“有情侣的地方，就一定要有我的出现，有拆散情侣

的行动，就一定会有我的一份，请叫我正义的早恋破坏使者——跳绳超人！”

阮书良立即转移目标向他冲去：“你给我站住——哎呀！”

这是惨绝人寰的痛呼，也是阮书良绊倒石头，整张脸都摔在地面上所产生的后遗症。

娄瑛英 + 乔未佑：他的运动神经果然还是那么差劲……

乔未佑转身对娄瑛英略一点头，便又快快地奔向阮书良：“你没事吧，还能站得起来吗？”

在阮书良的连声呻吟里，重新出现的跳绳超人哈哈大笑：“原来又是你，老子才不稀罕跟你们这些黄毛小儿玩官兵捉贼的游戏，老子还得赶去拆散下一对情侣，就这样再见了把！”

几下飞跃，他的身影已经随着说话声而变得越来越淡。

娄瑛英借机把跳绳超人的面具与全套衣服丢到樱花树上，然后走近说道：“这下子你总该相信我不是什么跳绳超人了吧？”

阮书良揉着屁股，连眉毛都扭曲成痛苦形状：“这可难说，反正只要套上一张面具，人人都可以成为超人。而且之前不是已经有两位跳绳超人同时出现吗？谁知这是不是为了救同伴出险棋的调虎离山计？”

“反正不管我怎么说，你都不会相信我的吧。”娄瑛英放弃地叹了口气，“算了，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我一觉醒来，所有人都长了耳朵！我妈是驴耳朵，我爸是狗耳朵，然后路上的同学们，有的是兔子耳，有的是猫耳朵，有的是猴子耳……”越说声音越小，只因苏弦挑着眉角，一脸在听自己讲故事的表情。

“为什么我就没有耳朵？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吧？”他嘲笑，分明就是不信。

“……”安小雁怒目而视。半晌，狠狠地哼了一声，扭开头，不再理他。

苏弦笑着敲了敲她的桌子：“你先交作业，然后再说下去。”

作业本被狠狠地扔到桌面上。苏弦也不生气，拿过本子，看了那个明显在生气的家伙一眼后，才转身离开。

把作业交到办公室后，苏弦坐回自己的位子，趁着早读的时候弹了下安小雁的额头：“说下去。”

“恭喜，我终于看见你长了驴耳朵！”还在记恨的安小雁咬牙切齿地对他吐出这句话。

苏弦很艰辛地压下笑声：“是我不对，你说嘛，到底看到了什么。”

“你只是想看热闹。”她恼怒地指出事实。

“毕竟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耳朵的人，你说出来了也许我还能帮你。”苏弦挑眉。

“不用，我自己想。”安小雁用力地哼了一声。

“好吧，那你就自己想。可这些东西该不会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吧？”苏弦

轻笑着用这句话刺激完她后，就要转头，可脖子还没转过去，就被人拉住衣服，让他只能回头去看那个别扭得两眼泡泪的家伙。

安小雁盯着他看了好一会，才不甘心地说出自己从一大早就看到的怪异情景：“所有人都有了耳朵，而且还是不同的耳朵。我开始还以为大家都在玩COSPLAY，可是我爸妈都多大年纪了啊？更可怕的是，还有些中年男人竟然长着兔耳朵，不过刚才进门时遇到的王校长，居然是大象耳……”

“噗……”苏弦喷笑出声，好不容易才用课本挡下自己过分夸张的表情，“大象耳朵？长在头上？那到底是什么模样？”真好奇这家伙眼中的世界。

安小雁犹豫了一下，拿出纸笔，在上面画了个大概的形状。苏弦拿过那张图，看了一会，最后总结：“画得真难看……”

“我是让你拿它来进行艺术赏析的吗？！”安小雁恼羞成怒地夺回那张图纸。

苏弦笑着，指指正在领读的班长：“那好吧，你看看她是什么耳朵？”

“兔耳。”安小雁看都没看一眼，刚才进教室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
苏弦眨眨眼，露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：“那我们班花呢？”

“猫耳。”

“体育委员。”

“狗耳。”

眼睛，“到底是什么愿望？”

“……说出来的话，又变得不灵验了怎么办？”他瞪她。

安小雁扁了嘴，可还是心痒痒，三番四次憋着，又偷偷看了他一眼，终于忍不住拽拽他的袖子，可怜巴巴地问：“苏大少爷，你就说嘛，这样我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神仙让我看到了奇怪的东西……”

苏弦盯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，笑开：“好吧，就是希望我的日子没那么无聊。”反正那意思差不多。

安小雁不干了：“为什么？！我也许这样的愿望，他却只让我看到奇怪的东西？”

“那是因为看着这样的你我就已经觉得很有趣了吧？”苏弦恶劣地笑。

这算什么话？！安小雁憋红了脸，瞪他，瞪了一会，又回头瞪那座奇怪的庙。

虽然说回访了小神仙，可要让人家收回法术也是需要时间的吧？回家的路上，安小雁始终只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，只是，心情已经完全转了个模式，便拽着苏弦的袖子，笑着跟他说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动物，然后，偷偷地去瞄苏弦那双笑得弯弯的眸子。

啧，从前就觉得苏弦很好看，可是为什么最近就是觉得这家伙好看得没边了？

跟这家伙在一起的时间超级愉快，到底自己以前为什么要故意拉开距离呢？

“今天晚上……”话说到一半的苏弦转头看她。来不及收回“偷窥”视线的安小雁被撞了个正着，小姑娘的脸蛋立刻涨得通红，可还是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模样：“怎、怎么？”

苏弦愣了一下，又像是没发觉一样，继续说道：“今天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就会好的。”

安小雁只能拼命点头。

苏弦继续看着路旁的风景。只是，在安小雁看不到的角度，忍不住扬起了嘴角。

心脏跳得像擂鼓的安小雁，突然发觉，似乎、似乎……

糟糕了。

☆甜蜜耳朵诱拐计划☆

夜里，躺在床上的安小雁盯着天花板，半天都没睡着。

又跟昨晚一样。

今天好像总结出一个比较可怕的结论。安小雁在意的是这个。

放在一旁的手机似乎在诱惑着她，哎，来按我吧，来拨电话吧？

“唔……”咽了下口水，安小雁拿过手机，然后，快捷方式按下了某人的电话。

“笨蛋怎么还没睡觉？”对方的声音传过来，似乎没有已经睡觉的迹象。

安小雁觉得心都要蹦出胸腔，跳到床单上来了：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骚扰

没有人应。

“你出来我请你吃红烧狐狸……”

我僵硬：“风舞你——”

“红烧狐狸，呵呵呵呵呵呵……”小白兔突如其来的笑声，让风舞一阵惊喜，她一阵乱摸，终于抓到个什么东西，“小白兔？”

“红烧狐狸，呵呵呵呵……”

“你想吃红烧狐狸吗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那你把我们弄出去，我就请你吃。”

小白兔吸吮着什么，听声音像是在吸着手指，吞了半天口水才遗憾地说：“我不会啊，风舞姐姐的阵法里没有教我怎么回去呀。”

“那算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话虽如此，风舞的语气中充满了沮丧。

我念了个召唤火的咒语，四周立刻亮了起来。

我们正站在一座挺拔而立的悬崖山尖上，幸好山顶是一小片平地，正够我们三个人站立和小范围活动，周围远处都是这样陡峭的悬崖峭壁。

虽然算不上四面楚歌，但是这样的状态，也可以称得上“绝境”了。

风舞踢下脚边的一小块石头，石头坠了下去，好久好久，都没有听到回声。天晓得下面到底有多深。

“等死吧。”风舞双手放在后脑勺，躺在地上。

我一时也没有办法，跟风舞一起躺

在地上。小白兔趴在我身上，似乎被我的耳朵吸引住了，一会摸一下。我暗叹了口气，如果没有这个小电灯泡，一直和风舞就呆在这里，我倒觉得挺好。

大概折腾了一天，风舞闭上眼睛睡着了。听到她轻轻浅浅的呼吸，我的胸腔中充盈着幸福的感觉，头靠着她的头，于是我也陷入了梦乡。

梦中，风舞拉着小白兔的手不断地转圈圈，我在远处乐呵呵地看着他们。

突然，小白兔哭了起来：“风舞，我好饿……”

风舞架起了一口锅，边安慰小白兔边烧火：“不怕，我带的有储备粮，我请你吃红烧狐狸……”

“呵呵呵呵呵呵……”噩梦中，小白兔依旧诡异地笑。

我的脑袋上布满了大滴大滴的冷汗。风舞烧好火，锅里不断冒着泡泡的开水，下面燃烧着熊熊烈火，然后两个人一同转过头，两眼晶晶闪亮，嘴里不断念着：

“红烧狐狸……”

“红烧狐狸，呵呵呵呵……”

“哇啊——不要吃我！”我吓醒了。
>_< 好可怕的梦……

醒过来，看到小白兔趴在我身上睡得真香甜，风舞正在架火烧水，一看到那口锅，我的毛立刻炸开了。

“风……风舞……你烧水……干什么……”我战战兢兢。

“做饭啊。你不饿啊？”风舞回头瞥

风舞低头，在风清的耳边说了一句：“哥哥，朱瑾来了！”

“哇啊！在哪！在哪？老子杀了他！”风清立刻犹如炸尸般跳了起来，抽出自己的剑挡在风舞的面前，四处张望。

“……你那么怕他，怎么还呆在这里？”我晃了晃头，真搞不明白阿清那迥异常人的思维模式。

“你懂什么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。还有……谁、谁怕他了，我是在隐藏在暗处，随时寻找机会干掉他！”风清见被自己的妹妹骗了，连责怪她的勇气都没有，委屈地收回剑。

“我送你们离开这里。”

沿着风清走过的足迹，我们出了火山口。遥遥望去，脚下便是魔界当初和风舞采“吻蛇草”的那片森林。

“我就送你们到这里，你们知道怎么出魔界，我就不送了。”

风舞应了一声，抱着小白兔往下走去。倒是我，犹豫不决：“你不跟我们一起离开吗？”

“？他‘啊’了一声，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问。”

“在这里，毕竟不安全啊。”我道。

风清笑了笑：“难道在地府就安全了吗？风舞长大了，我不必时刻陪伴在她身边，我们都有各自要背负的责任，不能任性地说只要在一起就万事迎刃而解了。我不想给她带来麻烦，再说，她身边不是还有你吗？”

“御妖，我们走吧。”风舞在下面喊。

风清冲她摆摆手：“多保重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朝风舞的方向追去，却又忍不住回头看着山尖上的那个人。

风撩动着他的白衣与青丝，他如一棵挺拔的青松站在那里，炫目得让我看不到他的五官。

第二十三集

隐蔽在森林之中，不知道是不是魔界的人都在那次战争中参与，现在的魔界安静得不可思议。

我们走了一半的森林，还没有碰到一个人。

即使如此，我们仍旧小心翼翼地穿过森林。

有黑色的乌鸦站在不远的树枝上，不断歪着脑袋转动着黑溜溜的眼睛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突然，它“哇”地一声发出难听的声音，振动着翅膀飞走了。

于是我看见了树影下的那个黑影，一动不动的，整个头被一块布包裹着，只露出眼睛看着我们，无声无息的站在那里，像是突然出现，又像是他原本就生长在那里一样。

我和风舞飞快地对视一眼。

是“九影”。

风舞如临大敌，挡在我和小白兔的面前，低声道：“我来牵制他，你带着小白兔快走！”

“不行，我来挡他，你们快走。”我很

着急地将小白兔解下来放到她手上。两人正推搡时，“九影”说话了。

“不要急，都要死！”他冰冷无情的眼神让人如处在冰窟一般，然后如一团鬼影般冲了过来。风舞迎了上去。那快到让人看不清动作的对招过后，我看到风舞倒在了我的脚下，双眼大睁地看着天空，血喷在了我的衣摆上。

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怔怔地看着风舞平躺着的身体，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“该你了！”“九影”以手拭去长剑上的血，冲向我。

有股血气在我的胸腔里翻腾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或许是苍溪支配了身体，或许是魅罗。强大的杀气弥漫，以比“九影”更快的速度错身闪开后，立在他的身后，“我”的一只手准确地抓住了“九影”的剑身，掏出他的心脏后，塞进他的嘴里。“我”看到“九影”不敢相信，因为恐惧大睁着的双眼，接着，他在“我”面前跪了下来，缓缓倒了下去。

好安静。

没有任何的声音。

眼前一片黑暗。

我站在风舞的尸体面前，屈膝跪下，喉咙里好干，好痛，好想尖叫，好想哭泣，可是身体没有任何反应。

风舞怎么可以死？

怎么可以？

小白兔趴在风舞的身上，不断晃动风舞的身体，可是风舞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御妖，你们怎么会在这？”云谈笑背着采药的竹篓出现在我面前。

“这是……风舞？我的天——”他一见到风舞，连忙奔了过来，手指在风舞的鼻下探了探，“还有气。快帮我把她抬到我殿里，别傻愣着啊！”

还有气？

我惊喜地抓住他：“风舞还有救？她没有死？”

“还有救还有救，只不过一时失血处于假死的状态。你再拖拖拉拉的，她就真的会挂的！”云谈笑不耐烦地说。

我迫不及待地风舞抱到了云谈笑的大殿里。过了几分钟，云谈笑才进来，四处看了看，将门关上，将背上的竹篓放下来，把小白兔从竹篓里抱出来。

“真倒霉，想去采个药还能碰到你们。”他念个不停。

“你快救风舞啊！快点救她！”我拉着他的衣袖将他攥到床前。云谈笑无奈地从药柜中拿出一瓶药粉，撒在了风舞的伤口上。那药粉效果很好，立刻见效，血马上开始凝结，流血止住了。他又接着转回药柜，拿出一个药丸，塞进风舞的嘴里，喂着水让她咽下。

“也算风舞命大，‘九影’一般都是一刀致命，大概是风舞及时避开了要害，要不然，连我都救不了她。”

“我也像死过一回又活过来的感觉，真是太好了。”我双手合十，忍不住谢谢天上的神仙让风舞活下来。

“哎，你怎么哭了？”云谈笑见我掉

眼泪，受不了地递过他的手帕。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放松就哭起来了。呜呜……风舞差点死掉了……我好害怕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有你最爱的云哥哥在，我保证风舞会没事。”云谈笑拍着我的脑袋安慰我。

他调侃的语气让我放松了心情，缓过神来，这才问道：“你怎么认识风舞？”

“魔王大人追求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”云谈笑似乎受不了地皱着鼻子，“魔王想娶风舞，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……我以为那只是他的计策和游戏。”虽然风舞很漂亮，但是比风舞更漂亮的女孩子不是没有。

“不，魔王是认真的。”云谈笑遗憾地对我表示，“因为认真，所以才势必要攻下地府，无法夺到风舞的芳心，只好强夺了。他要让风舞没有后台，让整个地府成为陪葬品。不过他野心有够大，竟然连冥界都想占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？”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和他不是敌人吗？

云谈笑擦擦额头，疑惑地大叫：“咦？咦？难道风舞从来没有告诉你，我是八角大人安排在魔界的眼线吗？”

“……没有。”我僵硬道，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提起过？

“那你现在知道了。”他嘀咕道，“真是的，难道我到魔界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连八角大人都忽略掉我了吗？连这个

事情都不告诉你。”

“不对啊，既然你是眼线，为什么还要让我扮成女人送过来？”

云谈笑解释道：“魔王对我起了疑心，限制了我的行动，我只能到后面的那片森林活动，无法到别的地方。”

“现在魔界是什么状况？”我问。

“上次的那一战魔王损失了不少兵力，不过魔王养了那么多的魔虫没有放出去。地府这次有得苦头吃，风舞又受伤，现在的情况对地府很不利。”

我思索着。

“现在不管怎么样，也要等风舞醒过来再说。这个孩子是不是大白和小白的孩子？我抱走玩会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也休息会吧，我这里暂时还算安全。”

“好。”

待云谈笑抱着小白兔出去，我转过身坐到风舞的身边，握紧她的手。

她紧闭的眼睛，显出疲累的痕迹。想起刚才的那一幕，让我余悸犹存。

亲了亲她的额头，我喃喃念着：“一定会没事的。”求求你，千万不能有事。

无法睡下去，只是握着她的手看着她，看一辈子都不会厌倦。风舞那么聪明能干，我怎么能配得上她？如果我能厉害到可以保护她，不让她受到一点损伤就好了。

“苍溪，你喜欢风舞吗？”我忍不住问着身体里的苍溪。



向我，“没有节操的狐狸精！”

“风舞……”听到她语气不对，我连忙上前哄她开心。

“不要碰我！”她冷言冷语，决然地扭头离开。

我追了上去，慌了神，拦住她道：“风舞，不要生气。”

“我才没有那么小气。”她的声音高了起来。

“那你不要吃醋啦。”

风舞顿了顿，道：“跟你在一起，多少醋都不够我吃。我们还是分手吧。”

“死也不要分手！”我不顾她的挣扎，紧紧抱住她。

“松开！”她神情紧张地大叫。

“不松，除非你收回刚才那句话！”

“快松开！伤口裂开了。”她捂着伤口处蹲了下来，脸上难掩痛楚。

我急忙将她整个抱起，冲进房间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。把纱布解开一看，果然在挣扎的时候，原本已经快要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一条口子。红色的血渗了出来，浸染了整条白色纱布。

拿出药粉撒了上去，风舞吃痛地小声叫了下。

“痛不痛？”我轻声问。

“不痛，你快点啦！”嗟？风舞的耳根都红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手指下风舞的肌肤白里透红，健康的肤色，看上去像豆腐一样滑腻可口，手指不由自主地抚摩上温温软软的肌肤。风舞迅速抓住：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别的意思……我、我……”我突然结巴得厉害。

默默无语地将纱布重新裹上，风舞半倚着床，一副毫无防备的姿态。一时间静谧无声，暧昧的气息若有若无地飘荡在房间里，迷乱了我的神智。偷偷抬眼看到风舞脸上嫣红的色彩，我春心大动，吞了口水。

“风舞。”我欺近她。

鼻尖对鼻尖。

“不要吃醋。不要生气。不要分手。不要不理我。”

“快答应。”我焦急道。

风舞不说话。

“不答应我就亲你了？”

风舞细长卷卷的黑色睫毛轻轻垂了下来，像蝴蝶合上翅膀一样。她的神情眉目安安静静，看起来温顺乖巧，这样的风舞令我的心肝猛颤。

“你不说话，就代表你不介意噢。”我正准备亲下去，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花月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风舞，我给你熬了人参汤……”

“哇——”我发出一串长长的惨叫。原因是风舞一个用力猛踹，将我从屋内踹飞了出去，以一记“平沙落雁式”落到地面后滑行数米，我踉跄着站起来消失了。

风、风舞……你的穿心腿，炼了多少年才有这个火候啊？痛痛痛……好痛哇！

八角轻轻摇头：“不可能，阎罗殿守卫森严，先不说没有经过鉴定进不了阎罗殿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在大人门外，能让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将大人带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”风舞道。

“御妖，你出去看看。”身体里的苍溪突然说道。

我急忙站起，朝总属外跑去，身后跟着八角。黑色的蝙蝠飞过暮色的苍穹，天空中高高悬挂着红色的圆月，奇怪的是，整个地府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死寂一般的澄静，时间停止了流动，街上的人都被施展了法术，变成了木头人。我跑到了七姐妹的酒楼，上了二楼查看，骷髅大姐在给客人倒酒的动作停止，酒水从桌子上流到地上。酒楼内的客人都和外面的人一样，一动不动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从头发到眼睛，被施了魔法一样，变成了木头雕像。

我呼吸一窒，看到了朱槿一身黑衣，依靠在窗边，手里拿着火把。

他邪邪一笑，松开手中的火把。

“不要——”我心脏一紧，大声喊道。

“这只是你杀死我得力手下的一点教训？哈哈哈。”朱槿变成蝙蝠飞出窗外，大笑离去。

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，因为干燥，整个酒楼几乎是一瞬间全部燃烧起来。我抱着骷髅大姐从楼上跳了下去，看见风舞他们正从街上往这边奔来。“快救

人。”容不得多说废话，我和风舞一起冲进酒楼。

最后，还是星宿召唤出水龙，才将大火熄灭。

只是，眼前往日保留我们记忆的酒楼，已经烧得所剩无几。

幸运的是，酒楼里的人都被我们救了出來。

“朱槿！”风舞站在酒楼前，牙齿磨得咯咯响。

不远处的大街上，有个人骑着一只白虎缓缓过来。走近了才看到此人的面目，一身青衣，年龄大约四十岁左右。

“他是谁？”我从未在地府里见过此人，扭头问着站在一旁的星宿。

“他叫君笑生，据说是接任八角判官地位的候补，八角之前投胎后就是他任实习判官一职。”星宿解释道。

“橘名指大人是自己离开的。”君笑生站在八角前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大人离开地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为什么要离开？你既然知道他离开地府为什么不阻拦他？现在地府这么危机的时刻，群龙无首，出了乱子怎么办？”八角咄咄逼人地质问他。

君笑生摸着手下白虎的脑袋：“他既然要走，我为何要留，他要走，自然有他要离开的理由。他不在，由我暂任阎王一职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风舞与大白小白同仇敌忾。

“就凭这个。”他拿出一个金色的令

